



江苏无锡碑刻陈列馆收藏的海瑞《谒先师顾洞阳公祠》一诗的碑刻拓片。
林萌 摄



《琼管山海图说》重刊本中顾可久十二世孙顾绍成的自述文章。
何以端 提供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“先师”与“恩师”有何区别？ 海瑞与顾可久“交集”疑云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近些年，有此一说不胫而走：我国史上著名清官、海南琼山人海瑞，与时任“广东按察副使兼提学”顾可久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师生之谊——顾可久巡察琼州时，欣赏海瑞的人品、才华而加以举荐；多年以后，海瑞亲赴顾氏故居追怀恩师，奏檄建祠，题诗题匾，表达追念之意云云。

据查，此事诸般文字均出于当代，源自顾氏故乡江苏无锡惠山，此后海南亦有转述，不过文中所引史料甚少，也未见学术论文涉及。



《顾氏宗谱》中的顾可久画像。

顾可久其人

顾可久（1485年—1561年），字舆新，号前山，别号洞阳，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进士，累官泉州和赣州知府、广东按察副使等，颇有政声。

顾氏曾因谏阻正德皇帝朱厚照“南巡”、上疏抗言嘉靖皇帝朱厚熜不合礼制的做法，两次惨遭廷杖，险些丧命，被誉为“锡谷四谏”“嘉靖四忠”之一，是无锡史上著名的清廉刚直之臣。

顾可久以广东副使兼兵备身份按琼，是他从政的最后一站，后来受当道排斥去官，此后不再出仕，任上撰有《琼管山海图说》刊行，受到后来的两广总督张岳、提督兼理巡抚谈恺等大员的赞誉，“命藏之督府”。

三个多世纪后，其十二世孙顾绍成访得遗本，于清代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由曾任潮阳和琼山知县的出版家陈坤列入所编《如不及斋丛书》重刊，成为明代海南最重要的一部传世兵要地志。

当年的琼山书生海瑞，与这位副使大人是否真有过交集呢？

拨开迷雾

先来了解顾可久的职务和权限。

据《琼管山海图说》顾氏自序“嘉靖乙未（1535年），余来备兵”，序言落款表达其身份是“中宪大夫、奉敕整饬琼州兵备、广东按察司副使”，没有出现“提学”的字眼。

明清两代，提刑、按察司是一省最高司法、监察机构，主官称为按察使，正三品；副使数人，分巡各道，正四品，分巡道还有品秩略低的佥事；明代提学一职，又称督学、学臣、提学宪臣、大宗师、学宪等，代表朝廷督导学校，纠察学风。因此，提学对当地所有生员都是间接的老师，可称“恩师”。

顾可久既然不是提学，那么，提学便是另有其人，他若举荐海瑞就有越权之嫌。

再来看顾可久任职的时间。顾氏按琼为嘉靖十四年至十六年（1535年至1537年），此后不再有委任。而海瑞考取功名较晚，顾氏按琼时他还是童生，在琼山的私塾读书，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才通过院试进入琼州府学，成为秀才，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乡试中举，其时顾氏已离琼12年，早就人事沧桑，两人在科考上可以说完全没有交集的机会。

当代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》中的

点校本《海瑞集》是历代《海忠介公集》《海忠介公全集》的完善本，几乎收录了海瑞的全部存世诗文，以及相关传、序、跋，其中未见一处提及海瑞与顾可久的师生关系，所收海瑞的奏疏中也无一处提及奏请修建顾可久祠的字样。

据《海瑞集》相关传略，他进入琼州府学后，确有督学对他“大加奖赏”，前者为“嘉靖丙午（1546年）督学林公”，后者为“己酉（1549年）督学蔡公”。海瑞中举，是在蔡督学任上。

顾可久后人自述

那么，清廉刚直的顾可久按琼时，是否曾与海瑞有过职务以外的私谊，使这位童生大受教益，感戴终身而以“恩师”念之敬之？

这类事证其有相对容易，一则史料就够了，证其无则甚难，因为史料总有亡佚遗漏，很难用“穷举法”，只能用“反证法”，即找出有力的史实，证明其不可能有。

十二世顾氏掌门人顾绍成在《琼管山海图说》重刊本中的自述文章，同样无一字提及其先祖与海瑞的渊源，细析其时背景，恰恰能以反证法否定顾可久是海瑞“恩师”之说。

顾氏累代簪缨，藏书原本不少。顾绍成说，自从“庚申邑陷”（庚申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，其时长江中下游湘军与太平军反复激战），家族藏书悉付浩劫，此后二十余年《琼管山海图说》遍寻不获，某日“偶于友人乱纸丛中检得是书，喜不自胜，遂乞以归”。

顾绍成心念念，要重印劫后余生的先祖遗著，可惜有心无力。所幸同窗友人南下，便托其转呈广东按察官长观览以争取首肯，几乎是唯一希望。然而，毕竟是数百年前故事，地域与层级远隔，代呈关系更属一转再转，是否获准，很难预卜。而海忠介公身后名震天下，历代尊奉，若顾洞阳确系海忠介“恩师”，顾绍成怎会不郑重说明？有此一语，广东方面接纳弘扬的可能性必会平添。

然而，不但顾绍成对此一字不提，当过琼山知县的出版家陈坤在跋语中也全无涉及。毫无疑问，无论官场、学林还是顾氏后人，直到清末都没有顾可久为海瑞“恩师”一说。

先师与恩师有何不同

然而，海瑞与顾可久又确有隔

世的“交集”，晚年确实拜谒顾可久祠，确曾作诗称顾公为“先师”。“两朝崇祀庙革新，抗疏名传骨鲠臣。志矢回天曾扣马，功同浴日再批鳞。三生不改冰霜操，万死仍留社稷身。世德尚余清白在，承家还见有麒麟。”（海瑞《谒先师顾洞阳公祠》）

此诗在清代乾隆年间由顾可久后裔、书法家顾光旭书写刻石，现藏于无锡碑刻陈列馆。

“先师”二字，道出了海公对顾公的敬仰服膺之情。

诗中，海瑞只字未提顾可久与自己故土相关的职务，从头到尾赞颂他以万民苍生为念，以社稷大计为念，不惧“扣马”“抗疏”“批鳞”而直谏的“冰霜操”。两遭廷杖，视死如归，终不改其“骨鲠”志节，这是顾洞阳最为可贵的精神品格，也是海瑞发誓“三生不改”的个人操守。正是在忠诚、耿介这两方面，海忠介毫不含糊地景仰顾洞阳，借以宣示胸臆，尽管此前他与顾可久全无交集，副使是否按琼也无关主旨。

今人演绎海瑞为顾氏“奏檄建祠”，加以诸般照应，或出于好意，但这种“报私恩”的编造，其实反而曲解、贬低了海瑞。

“先师”与“恩师”有何区别？

简单地说，“恩师”是对自己师长的敬称，必与自己有过共时交集，通常是直接教导过本人；特殊者，作为门生对座主（学政）的敬称，也必与本人共时于一个行政区域，有比较明确的督导、考察、选拔关系。

而“先师”则不受此限，泛指已故前辈老师，只要自己某种程度上服膺其学说就可以。对此，古人注解颇多，如“凡有道者、有德者使教焉……此之谓先师之类也”（东汉郑玄）、“前学之师也”（隋唐颜师古）、“承先圣之所作以教于大学者，先师也”（清孙希旦）。

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历代读书人的“先师”，嘉靖皇帝开始正式立孔子牌位为“大成至圣先师”，师生必须跪拜。也就是说，谁都可以称孔夫子为“先师”，接受他的精神熏陶，但若要称他为“恩师”，则只有子贡、子路、颜回等受过孔子亲炙的“弟子三千”，才有资格。

这个根本区别，古代读书人完全清楚。顾绍成当然知道其先人顾光旭敬题的这首诗，也明白这只是海公对顾公的敬仰之情，绝无亲炙之谊，不能以此说事。